

# 《失印救火》

(《胭脂褶》【后本】)

## 主要角色

白槐：老生  
金祥瑞：丑  
白简：小生  
白奇：老生

## 情节

白简既得官，放为河南巡按，出京赴任。不意在途中，因便服私访，失去印信，旋为洛阳县役缉获，献之邑令金祥瑞。金祥瑞好杯中物，诸事素赖县吏白槐计画处理。至此，金祥瑞复与白槐商议，白槐嘱暂秘其事，待往官埠探访后，再定办法。白槐至官埠，适巡按以失印故，令人在附近侦缉，见白槐窥探可疑，遂拘入船中。不意巡按白简，即其子也，于是父子会晤甚欢。继谈及失印事，白简知印在县令处，即欲往取，白槐急止之谓不可，乃授之计云：儿佯作履县访案状，驻节县署中，待我在署后放火，儿可急将印匣，捧交金令护守，儿即假作出署督救脱身，待火熄回辕时，原印当自壁返也。白槐乃先归（往见叫天演至此，欲上岸，先令仆出探有无行人，然后起身，可称精细之至）。白简从其计，届时金祥瑞得空印匣，骇甚，乃与白槐计议。白槐怪其鲁莽，谓现在事已至此，不得不将该印实诸匣中矣。于是白简遂安然得印而回。

## 注释

此即《失印救火》剧，前谭鑫培曾在新新舞台演出过者。此剧须生，纯以白口做工见长，无甚唱句。叫天之白槐，警敏老当，忽喜忽忧，无一处不合公门书吏身份，可称丝丝入扣，吾无间然矣。

## 根据《戏考》第九册整理

### 【第一场】

(白槐上。)

白槐 (念) 身作公衙捕快，不图人间货财。  
(白) 俺，白槐，乃洛阳人氏，就在洛阳县当了一名皂班头。只因此地有一富户，名叫穆梁，失落比目宝镜，将韩如水拿来审问。他有一好友，名叫仇爱川，前去捕镜，只见其出，不见其归。少时太爷升堂，拿何言答对？

(众人内同喊。)

白槐 (白) 话言未了，太爷升堂来了。

(四套袍引金祥瑞同上。)

金祥瑞 (白) 白头，  
白槐 (白) 太爷。  
金祥瑞 (白) 怎么我升堂，连升堂鼓都不打了？  
白槐 (白) 打过升堂鼓了。  
金祥瑞 (白) 我不曾听见，再打使得么？  
白槐 (白) 使得使得。  
伙计们，再打升堂鼓。

(打鼓。)

白槐 (白) 太爷可曾听见没有？  
金祥瑞 (白) 这不结了么。白头，献镜之人，说是三天，今日倒是几天吓？  
白槐 (白) 吓，太爷，那捕镜之人，只见其出，不见其归，叫小人也是无计可奈。  
金祥瑞 (白) 将韩如水提出监来，枷了打，打了枷，枷打死了，岂不完了么？  
白槐 (白) 哦，提韩如水。

(仇爱川上。)

白槐 (白) 你可是仇爱川？  
仇爱川 (白) 正是。  
白槐 (白) 你来了，太爷正在传你，伺候了。

回太爷，献镜之人来了。

金祥瑞 (白) 哦，献镜之人来了？

白槐 (白) 来了。

金祥瑞 (白) 巧吓！

白槐 (白) 巧得很。

金祥瑞 (白) 今在哪里？

白槐 (白) 现在堂口。

金祥瑞 (白) 带进来。

白槐 (白) 是。

太爷唤你，小心了。

(仇爱川允。)

白槐 (白) 仇爱川告进。太爷献镜之人来了。

金祥瑞 (白) 在哪里？

白槐 (白) 抬起头来。

金祥瑞 (白) 是个老头儿。

白槐 (白) 上了几岁年纪了。

金祥瑞 (白) 你叫什么名字？

仇爱川 (白) 小人名叫仇爱川。

白槐 (白) 吓，太爷，他好个响亮名字！

金祥瑞 (白) 倒是个响亮名字。你是哪里人氏？

仇爱川 (白) 小人是山西人氏。

白槐 (白) 太爷，他们是山西人，办事是有性情的。

金祥瑞 (白) 非但有性情，而且打起官司，这个上头惯懂交情。

白槐 (白) 哈哈，你的镜儿可曾捕着？

仇爱川 (白) 捕着了。

金祥瑞 (白) 捕着了，亲手交与太爷我。

仇爱川 (白) 太爷请看。

(仇爱川献镜。)

金祥瑞 (白) 传禁卒，钉镣收监，退堂。

(金祥瑞下，仇爱川下。)

白槐 (白) 哎呀，且住。献镜之人，上得堂来，一言未问，为何钉镣收监，是何道理？也罢，待我去到二堂，看个明白。正是：

(念)

要知心腹事：但听口中言。

金祥瑞 (内白) 白头！

白槐 (白) 哎，来了来了。

(白槐下。金祥瑞上。)

金祥瑞 (白) 白头，白头！

(白槐上。)

白槐 (白) 来了，来了！

(金祥瑞踢白槐。)

白槐 (白) 太爷为何打起小人来了？

金祥瑞 (白) 哈哈，你今天也拿贼，明天也拿贼，拿到老爷堂上来了！

白槐 (白) 太爷，难道小人是贼么？

金祥瑞 (白) 你不是贼，你是窝主窝主。

白槐 (白) 此话从何而说起？

金祥瑞 (白) 你道那献镜之人，献的什么？

白槐 (白) 献的什么？

金祥瑞 (白) 他献的按……

(白槐制止。门子上。金祥瑞看。)

金祥瑞 (白) 你在这里做什么？

门子 (白) 伺候太爷。

金祥瑞 (白) 我这里不要你伺候，你到师爷那里烧烟去罢。

(门子下。)

白槐 (白) 太爷，“按”什么？  
 金祥瑞 (白) 他把按院大人的印盗来了！  
 白槐 (白) 小人不信。  
 金祥瑞 (白) 你不信，你瞧瞧！  
 白槐 (白) 哎吓，这便如何是好？  
 金祥瑞 (白) 不要紧，不要紧，打轿打轿。  
 白槐 (白) 打轿哪里去？  
 金祥瑞 (白) 送印信去。  
 白槐 (白) 送不得。  
 金祥瑞 (白) 怎么送不得？  
 白槐 (白) 倘若前去送信，他说老爷是盗印的贼官，如何是好？  
 金祥瑞 (白) 怎么着，送又送不得？不如把韩如水、仇爱川提出监来，打了枷，枷了打，枷打死了，也就完了。  
 白槐 (白) 他二人枷打不得！  
 金祥瑞 (白) 哎呀，送又送不得，打又打不得，这可怎么好呢？  
 白槐 (白) 小人倒有个主见在此。  
 金祥瑞 (白) 你有什么主意？  
 白槐 (白) 太爷差一心腹之人，去到河下打听。那按院大人，若是失落印信，必然染病在床；若是不曾失却印信，必然稳坐官船。叫他打听回来，再做道理。  
 金祥瑞 (白) 一客不烦二主，就命你前去。  
 白槐 (白) 小人去不得。  
 金祥瑞 (白) 得了，不要拿娇了，你你你去罢！  
 白槐 (白) 小人去得？  
 金祥瑞 (白) 快去快去，哎呀，急死我了！  
 (金祥瑞下。)  
 白槐 (白) 这位大人自不小心，将印信失落，不知紧要，丢官事小，俱家性命难保。我今奉了太爷之命，前去打听，就此去走一遭。  
 (白槐急下。)

## 【第二场】

白简 (内白) 走吓！  
 (白简上。〔水底鱼〕。白简上船。白奇自下场门上。)  
 白奇 (白) 大人下船私访，为何这般光景？  
 白简 (白) 哎呀，本院下船私访，自不小心，将印信失落了。  
 白奇 (白) 哎呀，大人吓，失落印信，不值紧要，俱家性命难保！  
 白简 (白) 也罢，待我投江一死！  
 白奇 (白) 且慢，大人不必如此，老奴自有道理。  
 白简 (白) 但凭与你。  
 (白简下。)  
 白奇 (白) 夜捕手哪里？  
 (二捕手同上。)  
 二捕手 (同念) 忽听二爷唤，急忙到跟前。  
 (二捕手同上船。)  
 二捕手 (同白) 夜捕手叩头。  
 白奇 (白) 罢了。  
 二捕手 (同白) 呼唤我等，有何差遣？  
 白奇 (白) 命你二人，去到南岸巡视，若有面生之人，拿来见我。  
 二捕手 (同白) 是。  
 (二捕手、白奇自两边分下。)

## 【第三场】

(白槐上。)

白槐 (念) 天上神仙府，人家宰相家。  
(白) 俺，白槐，奉了太爷之命，打听按院大人，哪里下马。来在河下，看大官船，小官船，一十二只采莲船，按院大人在此湾船，何等威严，何等热闹，也不知哪一只船，是按院大人，待我参取参取。

(二捕手自两边暗上，捕手甲打白槐，捕手乙锁白槐。众人同走小圆场，同上船。)

二捕手 (同白) 有请二爷。

(白奇上。)

白奇 (白) 何事？  
二捕手 (同白) 有一面生之人带到。  
白奇 (白) 带上来。  
二捕手 (同白) 伙计带上来！  
(白槐上船，跪。)

白奇 (白) 下去。  
(二捕手同允，同下。)

白奇 (白) 哇，胆大的老狗，你敢前来偷盗么？  
白槐 (白) 哎吓大人吓，小人乃洛阳县一名皂班头，名叫白槐，奉了我家太爷之命，前来打听，按院大人在哪里下马，好来预备公馆。小人亦非贼盗，望大人开恩。

(白奇惊。)

白奇 (白) 有请大人。  
(白简上。)

白简 (白) 何事？  
白奇 (白) 太老爷到了。  
(白简看，惊。)

白简 (白) 吓，爹爹！  
(白槐惊。)

白槐 (白) 吓，你、你、你是何人？  
白简 (白) 孩儿白简。  
白槐 (白) 吓，你是我儿白简？  
白简 (白) 儿是白简。  
白槐 (白) 当真？  
白简 (白) 当真。  
白槐 (白) 果然？  
白简 (白) 果然。  
白槐 (白) 吓哈哈！  
白奇 (白) 吓，太老爷。  
白槐 (白) 你是何人？  
白奇 (白) 老奴白奇。  
白槐 (白) 你是白奇？  
白奇 (白) 老奴白奇。  
白槐 (白) 吓哈哈！若不是你主仆在此，把为父的大大吃了一惊！  
白简 (白) 父亲请上，受孩儿一拜。  
白槐 (白) 我儿不必拜了。  
白简 (白) 孩儿久离膝下，少奉甘脂，望爹爹恕罪。  
(白简拜。)

白槐 (白) 罢了，起来。  
白简 (白) 谢爹爹。  
白奇 (白) 太老爷请上，待老奴拜见。  
白槐 (白) 哎呀哎呀，老哥哥，你是有功之人，不必拜了。  
白奇 (白) 老奴一定要拜。  
白槐 (白) 哎吓，不用拜了，不用拜了。  
白奇 (白) 多谢太老爷。  
白槐 (白) 儿吓，想是你上京未曾得中，在按院大人台前当了一名代笔先生，是与不是？

白简 (白) 孩儿进京，得中头名状元。

白槐 (白) 这就可不对了。

白简、白奇 (同白) 怎么不对了？

白槐 (白) 为父也曾看过缙绅录，上面是“明如天”三字，我儿白简，岂不是不对了。

白简 (白) 爹爹有所不知，孩儿上京求名，从二龙山经过，遇见公孙伯大王，将儿掠上山去。儿念起斯文，他不思伤害。临行之时，赐儿胭脂宝褶，言道此番进京，得中便罢；如其不中，就将此胭脂宝褶，进贡圣上，不得一官，定得半职。如今孩儿得中进宝状元，又拜在正宫主母驾前，以为御儿干殿下，恩赐御名“明如天”三字。

白槐 (白) 哦，我儿进京得中进宝状元，又拜在正宫主母驾前，以为御儿干殿下，恩赐御名“明如天”三字？

白简 (白) 正是。

白槐 (白) 老哥哥，

白奇 (白) 太老爷。

白槐 (白) 曾记得起身时候，马前报道什么归？

白简、白奇 (同白) 状元归。

白槐 (白) 着吓，状元归！今日我儿果然中了状元，我谢天谢地！

白简、白奇 (同白) 谢天谢地！

白槐 (白) 儿吓，怪不得先生对我常常言讲，我儿后来是个有出息的。今日得中状元，果然是个有出息的。吓哈哈哈哈哈！儿吓，此番回家，扫坟祭祖，就是坟上的土，抓一把闻一闻……

白槐、白奇 (同白) 也是香的！

白槐 (白) 是的，我儿如今作了八府巡按，见了为父当了一名皂班头，又恐玷辱我儿。也罢，此番为父回衙，将皂班头辞去，那时节我就是老……

白简、白槐 (同白) 老封君！

白槐 (白) 哦，老封君，吓哈哈！

(白简、白奇同愁，白槐看。)

白槐 (白) 儿吓，父子相会，欢天喜地才是，为何反加愁闷，是何原故？

白简 (白) 哎吓，爹爹吓，有所不知，孩儿上岸，自不小心，将按……

(白奇摇手，白槐看。)

白槐 (白) 哎，老哥哥，我父子相见，有几句说说谈谈，你可不要打扰，往后些。儿讲吓！

白简 (白) 孩儿自不小心，上岸将按……

(白奇摇手，白槐看。)

白槐 (白) 呸，老狗才！我方才怎么对你言讲，我父子相见，总有几句说说谈谈，你可不要在此打扰，你偏偏在此打扰，难道我骂不得你？

白奇 (白) 骂得。

白槐 (白) 难道我打不得你？

白奇 (白) 你打得的。

白槐 (白) 说打就打！

(白简跪。)

白简 (白) 吓，爹爹！

(白奇跪。)

白奇 (白) 太老爷！

白槐 (白) 哎呀哎呀不是吓！今日父子相逢，有话相谈，你不要打扰，往后些，往后些。

白奇 (白) 是。

白槐 (白) 往下站。

白槐 (白) 儿吓，讲。

白简 (白) 哎吓，爹爹吓，孩儿上岸私访，自不小心，将印信失落了！

白槐 (白) 哦，儿待怎讲？

白简 (白) 将印信失落了！

白槐 (白) 哦，儿将印信失落了？近前来。

(白槐打白简嘴。)

白槐 (白) 老管家。

白奇 (白) 太老爷。

白槐 (白) 老狗才，我儿下岸私访，你为何不跟随？

白奇 (白) 大人不叫小人跟随。

白槐 (白) 呀呀呸！有了福大家同享，有了祸乃是我父子承当。苍天吓，苍天，想我白槐入得公门，并不曾做一点损阴丧德之事，我儿今日失落印信，丢官事小，俱家性命难保。

(白槐气坐。)

白简 (白) 爹爹醒来！

白奇 (白) 太老爷醒来！

白槐 (笑) 唔，哈哈，哦呵，哈哈！

白简、白奇 (同白) 为何悲中带喜？

白槐 (白) 这印还在吓！

白简 (白) 在于何处？

白槐 (白) 在洛阳县衙中。

白简 (白) 来，搭轿。

白槐 (白) 且慢，搭轿哪里去？

白简 (白) 去往洛阳县衙要印。

白槐 (白) 凭着何据要印？

白简 (白) 白贴文书。

白槐 (白) 哎，那白贴文书，如何调得按院印信？必须定计而行。

白奇 (白) 是吓，必要定计而行。

白简 (白) 哦，定计而行。

白槐 (白) 儿吓，你可有计？

白简 (白) 孩儿无计。

白槐 (白) 哎，身为八府巡按，连个计策都没有！

白简 (白) 孩儿忙中无计。

白槐 (白) 哦，儿忙中无计。

白奇 (白) 老哥哥，你可有计？

白槐 (白) 老奴也是忙中无计。

白简 (白) 哼哼哼，我想这个计策还离不了我老……

白槐 (白) 老封君！

白奇 (白) 离不了白……

白槐 (白) 白太爷！

白奇 (白) 老封君？

白奇 (白) 老封君！

白奇 (白) 白太爷！

白槐 (白) 哈哈！为父有了水火之计。

白简、白奇 (同白) 何为“水火之计”？

白槐 (白) 我儿明日开道洛阳县，传话出去：百官免见，单传洛阳县知县金祥瑞，进察院待茶。

白简、白奇 (同白) 茶罢之后？

白槐 (白) 茶罢之后，与他个压照。

白简 (白) 什么压照？

白槐 (白) 我儿言道：贵县，本院一路而来，黎民百姓，纷纷言道：说你好酒贪杯，不理

民词，本院打本进京，摘去你的前程。

白简 (白) 倘他有辩？

白槐 (白) 让他去辩。

白简 (白) 变罢之后？

白槐 (白) 再与他一个压照。

白简 (白) 又与他什么压照？

白槐 (白) 那洛阳县，乃是残疾之人，我儿说道：哇！胆大的洛阳县，你有多大的前程，敢在本院台前，一步三点头？你敢欺我为官年幼，岂不知上方剑的厉害！儿吓，为父虽自在公衙，并不曾做过一件损阴丧德之事，今日为了我儿失印之事，也说不得了。为父去到马棚，放起一把火来，差人报到洛阳县，他必定前去救火。我儿一把扯住，说道：贵县，本院跟来之人，都去救火，有劳贵县护印一时。老哥哥，你将空印匣，丢在他的手中，你主仆上马前去救火。救火回来，开箱用印，里面有印，我儿保举他高升。

白简 (白) 里面无印呢？

白槐 (白) 里面无印么，儿吓，你就打本进京，道他是盗印的贼官，叫他丢官事小，俱家性命难保。儿吓，还有个比方。

白简 (白) 什么比方？

白槐 (白) 我儿听了：  
(二黄摇板) 昔日里曹操下江南，  
带领人马八十三。  
周郎定下火攻计，  
赤壁江中烧战船。

(白) 我儿记下了。

白简 (白) 儿记下了。

白槐 (白) 老哥哥，看看岸上可有人？

白奇 (白) 两岸并无一人。

白槐 (白) 为父去也。

白简、  
白奇 (同白) 送(爹爹)(老太爷)！  
(白槐惊，下。)

白简 (白) 来，吩咐人役伺候。

白奇 (白) 人役伺候。  
(四文堂青袍、刽子手、伞夫同上。白简换冠带。)

白简 (白) 吩咐开道洛阳县。  
(众人同允。【牌子】。众人同下。)

## 【第四场】

(金祥瑞上。)

金祥瑞 (白) 这个白头，一去不来了，不是办事的人么，想起来，把他妈……  
(白槐暗上。)

白槐 (白) 太爷，小人来了。

金祥瑞 (白) 哇，你听贼话呢？回来了，打听按院大人，在哪里下马？

白槐 (白) 小人打听按院大人，就在此地下马。

金祥瑞 (白) 哎呀，我的公馆还未预备。哪，哪个好？

白槐 (白) 小人预备了。

金祥瑞 (白) 你预备了，真会办事。来来来，搭轿搭轿。

白槐 (白) 轿夫不在。

金祥瑞 (白) 备马备马。

白槐 (白) 来不及了。

金祥瑞 (白) 这怎么好？

白槐 (白) 只好步行。

金祥瑞 (白) 我走不动。

白槐 (白) 小人搀扶太爷行走。  
 金祥瑞 (白) 好，你搀扶我走。  
 白槐 (白) 来走吓。  
 (金祥瑞跪，起。金祥瑞、白槐同下。)

## 【第五场】

(白简、白奇、四文堂青袍、刽子手、伞夫同上。【牌子】，斜门。金祥瑞、白槐同上，同出城。)

白槐 (白) 报：洛阳县知县金祥瑞，迎接大人。  
 白奇 (白) 报：洛阳县知县金祥瑞，迎接大人。  
 白简 (白) 察院伺候。  
 白奇 (白) 察院伺候。  
 (金祥瑞、白槐同进城，同下，同上。白简坐。)

白简 (白) 传话出去：百官免见，单传洛阳县知县金祥瑞，进察院待茶。  
 (白简允。)

白简 (白) 下面听者：大人传话出来，百官免见，单传洛阳县知县金祥瑞，察院待茶。  
 白槐 (白) 吓！  
 金祥瑞 (白) 哎呀，这是个什么地方，你到这里来喊嗓子？  
 白槐 (白) 哎呀，老爷，你可听见？  
 金祥瑞 (白) 听见什么？  
 白槐 (白) 大人传话出来：百官免见，单传洛阳县知县金祥瑞，察院待茶。吓，太爷，这个体面儿不小。  
 金祥瑞 (白) 怎么着，单传我进察院待茶，这是什么原故呢？  
 白槐 (白) 小人倒也明白了。  
 金祥瑞 (白) 你明白什么？  
 白槐 (白) 想是太爷同窗到了。  
 金祥瑞 (白) 同窗的好友吓，有数的。  
 白槐 (白) 吓，有数的，想想看。  
 金祥瑞 (白) 有数的，有他有他有他，哎，没有他吓。  
 白槐 (白) 想是太爷官亲来了。  
 金祥瑞 (白) 官亲也是有数的，有他有他，哎，无他，还是没有他。  
 白槐 (白) 小人猜不着了。  
 金祥瑞 (白) 管他是谁，咱们进去看看。  
 白槐 (白) 哎呀哎呀！  
 金祥瑞 (白) 你是怎么的？闹了我的一头毛病。  
 白槐 (白) 太爷，小人打听得这位大人，虽则年幼为官，倒有些厉害。  
 金祥瑞 (白) 他厉害不厉害，碍着咱们什么事？  
 白槐 (白) 倘若斑驳下来，如何是好？  
 金祥瑞 (白) 他斑驳我什么？  
 白槐 (白) 他若问道：本院一路而来，闻听百姓言道，贵县你好酒贪杯，不理民词，本院打本进京，去掉你的前程！  
 金祥瑞 (白) 哎呀，他若问来，可怎么好哪？  
 白槐 (白) 太爷身为七品知县，连打点上司两句话都没有，小人不管。  
 金祥瑞 (白) 得呢，老白你教给我两句话。老白，老白！  
 白槐 (白) 大人倘是问将下来，太爷回道：回禀老大人，卑职自幼得下疯癫急症，先生调治用虎骨烧酒为引，吃酒也是用药，用药也是吃酒，此乃是黎民一派喷言。  
 金祥瑞 (白) 喷言？就是没有那么一回事，哦，是了，这两句话，不怕他了，待我进去看看，走吓。  
 白槐 (白) 哎呀哎呀！  
 金祥瑞 (白) 你又怎么来呢，你这是成心搅我么？  
 白槐 (白) 太爷，你就是这样行走？  
 金祥瑞 (白) 我不这样行走，叫我怎么样行走吓？  
 白槐 (白) 倘若斑驳下来，如何是好？

金祥瑞 (白) 又班驳我什么哪?

白槐 (白) 倘若大人言道：哇，胆大洛阳知县，有多大的前程，敢在本院台前，一步三点头？想是欺我为官年幼，岂不知上方剑的厉害么！

金祥瑞 (白) 哎呀，完了！白、白、白头，这该说什么好？

白槐 (白) 小人也不知道，太爷自己想罢。

金祥瑞 (白) 得了，好老老白哥哥，你教我，我杀个鸡请你吃吓。

白槐 (白) 哎，大人若是问将下来，太爷说道：卑职自幼在家，父母台前行孝，也是这样行走；书房攻书，见了先生，也是这样行走；进京考试，见了宗师老大人，也是这样行走。父母生就遗体，万难更改，我的大人吓。

金祥瑞 (白) 着吓，父母生就的遗体，怎么能改呢？难道为见他，他还把我回回炉么？

白槐 (白) 待我与你报门。  
报：洛阳县知县金祥瑞告进。  
待我马棚放起火来。

(白槐下。)

金祥瑞 (白) 老大人在上，卑职参见。

白奇 (白) 请起。

白简 (白) 来，与贵县看座。

金祥瑞 (白) 且慢，老大人在此，哪有卑职的座位？

白简 (白) 有话叙谈，哪有不坐之理？

金祥瑞 (白) 如此卑职告坐。

白简 (白) 贵县在此为官，可好？

金祥瑞 (白) 官清民顺。老大人可好？

白简 (白) 本院好。

金祥瑞 (白) 好就好。

白简 (白) 本院一路走来，百姓纷纷言道：贵县好酒贪杯，不理民词，本院打本进京，要摘去你的前程。

金祥瑞 (白) 哎呀，老大人！卑职自幼在家，得下疯癫病症，请医调治，用虎骨烧酒为引，吃酒也是用药，用药也是吃酒，这都是百姓胡言。我的老大人吓！

白简 (白) 如此，回衙理事。

金祥瑞 (白) 多谢老大人。

白简 (白) 哇！胆大的洛阳县，你有多大的前程，敢在本院台前，一步三点头？莫非欺我为官年幼，岂不知上方宝剑的厉害么！

金祥瑞 (白) 哎呀，老大人吓！卑职自幼在家，父母台前行孝，也是这样的行走；上学攻书，见了先生，也是这样行走；进京应试，见了宗师老大人，也是这样行走。此乃父母生下遗体，万难更改，万难更改。

白简 (白) 如此，回衙理事。

(金祥瑞允。报子上。)

报子 (白) 马棚失火。

金祥瑞 (白) 知、知道了！

白简 (白) 吓，贵县，本院带来跟随人多，前去救火，有劳贵县护印一时。

(白奇递印匣，白简、众人同下。)

金祥瑞 (白) 哈哈，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救火乃是我地方官的事情，他要去救火，把这个按院的印信交与我，真真罢了。有朝一日，我告老回家，门口也贴张告条代理按院。吓，乐了乐了，高兴高兴。

(金祥瑞随口时调。)

金祥瑞 (白) 吓，怎么不响，怎么不响？不好，是空的。白头，白头！

(白槐上。)

白槐 (白) 太爷做什么？

金祥瑞 (白) 你一会儿不在这里，我惹了祸了。

白槐 (白) 什么事？

金祥瑞 (白) 按院大人前去救火，把这个东西交给我了。

(白槐扶金祥瑞立正，叩头。)

金祥瑞 (白) 这作什么？

白槐 (白) 与老爷叩喜。

金祥瑞 (白) 什么喜？

白槐 (白) 少时按院大人救火回来，道太爷护印有功，打本进京，不升粮道，定升知府。

金祥瑞 (白) 我还升知府？等着豆腐罢。

白槐 (白) 此话太爷从何说起？

金祥瑞 (白) 这印匣是空的！

白槐 (白) 吓？

金祥瑞 (白) 空的！

白槐 (白) 哎，空的，太爷就不该接他的吓！

金祥瑞 (白) 你倒说的好呢，他是我的上司，他给把我，我敢不接么？比如这么说，我有东西给你，你接不接，你接不接？

白槐 (白) 小人我才不接呢！

金祥瑞 (白) 这个空的谁知道么！

白槐 (白) 小人倒明白了。

金祥瑞 (白) 你明白什么？

白槐 (白) 想是按院大人，知道这印在老爷这里，定是前来与太爷，要那颗印来的。

金祥瑞 (白) 哦，跟我要印吓，好说吓！他把我拉在一边，打上半斤烧酒，切上四两牛肉，让我这么一吃一喝，袖里来，袖里去，我就递与他，何必拿苦汤灌我？来，搭轿。

白槐 (白) 搭轿哪里去？

金祥瑞 (白) 我与他干上了。

白槐 (白) 哎呀，太爷吓！少时按院大人，救火回来，必定要开箱用印的。里面若有印，定必保举老爷高升；里面若是无印，他必定道你是盗印的贼官。哎，老爷吓，丢官事小，只怕俱家性命难保。

金祥瑞 (白) 哎呀！

(金祥瑞丢印匣。)

白槐 (白) 哎呀哎呀！

(白槐摸脚。)

金祥瑞 (白) 怎么样？

白槐 (白) 扎了小人的脚了。

金祥瑞 (白) 你真会做工，我的印匣，丢在这里；你的人在那里，怎么会打了你的脚了？

白槐 (白) 怪到小人我不痛了。

金祥瑞 (白) 依你之见，该怎么样子呢？

白槐 (白) 依小人之见，太爷那颗印信，可曾带来？

金祥瑞 (白) 带来了。

白槐 (白) 与他装在匣儿里面，也就无事了。

金祥瑞 (白) 喂，打量着，与他把印装在里面，也就无事了。门子，门子！

白槐 (白) 叫门子作什么？

金祥瑞 (白) 叫他来包印吓！

白槐 (白) 小人就会包印，何必叫他。

金祥瑞 (白) 哈哈，包印你也会，两头出坏主意你也会！

(金祥瑞拿印，交。)

白槐 (白) 哽咳！

(金祥瑞惊。白槐包印。)

白槐 (白) 太爷，包好。

(白槐下。)

金祥瑞 (白) 我倒不信，待我摇一摇。

(白简、众人同上。)

白奇 (白) 开箱用印。

众人 (同白) 吓！

白简 (白) 本院救火已熄，贵县护印有功，本院打本进京，保举官职高升。

金祥瑞 (白) 老大人前去救火，卑职倒大大地吃了一惊。

白简 (白) 将仇爱川一案，提在本院台前审问。

---

金祥瑞 (白) 是。  
白简 (白) 吩咐掩门。  
(众人自两边分下。【尾声】。)  
(完)